

拜望梨梨的宋代古樟

蒋红星



宋代古樟。

作者供图

渠纵横，条条水系迂回进入九曲回肠的浏阳河，于是结庐修行。陶公庙带来了香火聚集了人流，梨梨兴建村庄诞生市集，日渐成了长沙重要港埠和商贸云集的街市。只有古樟知道陶公庙的早期模样。我眼前的庙宇飞檐斗拱雕梁画栋，前正殿陶公殿悬挂朱熹所题“德化无疆”牌匾，陶公真人殿内供奉清同治帝“民赖恩福”御书及礼部钦颁敕封“昭显”“灵应”圣旨，都是清一色复制品。后正殿三清殿及观音殿、关圣殿等偏殿所供奉的各路圣贤，以及附会的传说故事，都是后人解读的道教源流。

誉称“长沙第一古戏楼”的古楼始建何时，为何被称为楚文化的遗存实证？古

楼为何采用当地罕见的歇山顶出檐式建筑样式；为何清道光年间重修时少了一对檐爪，多了光绪帝师翁同龢手书“古楼”匾额？《刘海砍樵》等传统戏剧、《恰同学少年》等当代影视作品在戏台轮番亮相时，又是怎样热闹场景？这些也许只有古樟知道。时转时移，物事皆在改变。只有古樟是真实存在，于缕缕青烟中默默守护流年，记录庙宇繁华落寞的浮沉，见证舞台故事和人间悲欢。

据说，陶公庙古樟是长沙县生命力最强的古树。数百年来，它们得天地风云之灵气，根扎大地，身随四季，散枝吐叶，开花结实，日渐崇高而神秘。它们历经世事兴替、风折雨摧、病虫侵害、人为损毁等种

种考验，躯干弯折，树体掏空，满身伤痕累累。它们“下根磅礴达九渊，上树摇荡凌云烟”，护一方水土的清宁……它们鹤发虬髯的树冠、散溢凛然之气的树干，仿如修行者陶淡、陶烜。它们不可思议的存在，就像大自然的暗示，诉说着生命所蕴含的不畏惧任何艰难险阻的勇气，以及将内在气力转化成形的定力。

陶公庙声名在外，尤其是农历正月十三和八月十七陶公真人生日庙会，香火鼎沸，人流如织。日月如梭，一代又一代人在古樟树旁流连，一重又一重目光交叠，人与树气脉相接，想必有数不清的温馨画面。

是日庙宇清静，游人三三两两，只见一对母子从古樟树前缓缓走过，他们惊讶地仰望古树，低声探讨。一位中年男子举着手机多视角拍照，难掩兴奋。我伫立树下，阳光透过古樟撑开的绿伞洒下斑驳绿荫，古韵古意扑面而来。我眼前仿佛浮现出一个个鲜活人影，那是来自不同时代的道长、信众、贤达、农夫、妇人……在比树叶还稠的日子里，他们给古树浇水、修枝、支撑、防治白蚁、设置围栏，还约定俗成了护树乡规。古樟在一代代人的呵护下幸存，活成了后人信仰的具象，成了古庙和梨梨的地标。

我走出陶公庙，步入一墙之隔的社区公园，内有大小不一的樟树，看上去都是庙里古樟飞籽成树。我想，与陶公庙古樟同时代的其他树种都已化作尘埃，大自然或是借古树为后人选择樟树做长沙市树提供有力佐证。如果将陶公庙周边一棵棵不同世代的樟树排列起来，分明是一部真实的樟树生长发育史。而被鸟兽携带跨越梨梨跨越长沙的种子早已扩散在辽阔国土，那么遍布我们身边的某棵樟树、某片樟林或许就是陶公庙古樟后代，我们岂不与那两棵古树都有了牵连……

一个晴朗秋日，我前往浏阳河畔的长沙县梨梨街道临湘山，去拜望陶公庙内的宋代古樟。我乘地铁，步千余米，入牌楼山门，就见古树与古庙相依相生的动人画面。

陶公庙与麓山寺、开福寺并称“长沙市三大寺庙”，始建于魏晋南北朝。相传，晋代名士陶淡、陶烜在临湘山结庐修道升天，民众于南朝梁天监四年（505年）设坛祭祀。陶淡是东晋政治家陶侃之孙、陶渊明之叔，陶烜为陶淡之侄。岁月悠悠，“六朝遗庙”几多兴替。现寺庙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仿古复建，占地十余亩，大殿及配殿建筑巍峨轩昂，与山门相连的戏楼古色古香，宁静空寂。两棵古樟郁郁葱葱，如山般矗立陶公庙内坪西墙边，为庙宇增添了清香逸韵。

清光绪《善化县志》载，这两棵古樟植于宋代。我立于内坪广场端详那棵靠近戏楼的古树，觉得它是天造地设的大盆景。树高约三丈，粗需四五人合抱，向南倾斜，遒劲有力；树干黝黑斑驳，青苔密被，上端撕裂，张开的洞口露出半朽参差木片，其中一条又宽又大状若麻花的南枝伸展数米后呈“O”型反转，洞内有小树顽强地伸露头角如“仙人抱子”；树体上数不清的枝条或平展或斜伸或下弯，虬曲着伸向天空，相互交织成巨伞般的树冠，将一侧殿宇纳入浓荫之下。

另一棵古樟位于北端两处建筑中间，位置偏，不起眼。我走近前，看见它剩余三分之一的树干似一道圆弧向上延伸，支撑起顶端的繁枝茂叶，如鬼斧神工造就的艺术品。

两棵古樟沉默地守望庙宇，枝叶间仿佛流动着光阴的声响，沉淀出梨梨独有的文化印记。遥想它们原生于临湘山上，高大身影倒映在湾形似梨的梨江，陶淡、陶烜云游至此，见“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河

乡村琴音

潘文

石板路弯弯绕绕往上走、通向一个僻静的去处。野蔷薇在竹篱笆上肆意攀爬，石缝间青苔到处漫开。我沿着石阶往上，到了一栋泥屋跟前。门虚掩着，没上锁，轻轻一推，沉香扑面而来。屋里摆的东西不多，墙面斑驳，几幅字画挂着，墨迹晕开，有点古意。老槐树枝丫探进窗棂，光影被筛得碎碎的，在屋内轻轻晃。

屋里没人，可我还是被什么吸引着迈了进去。厅堂不算小，正中一张八仙桌、无束腰的那种，木色温润。旁边案上卧着张古琴，琴身修长，像截老木头。栗壳色的琴面，有细碎断纹，拙朴、耐看。琴肩宽，腰收得紧，线条含蓄得很。不必弹奏，便自带安静禅意。

过了门槛，又是另一番景象。侧屋角落里，桐木和梓木横搁着。屋子中间的工作台上，有一张等着刮灰胎的古琴，安安静静搁着。它的旁边堆满了工具：斧头、刨刀、锼锯、铲刀、手摇钻，全都泛着冷光。靠墙那张方桌上，零零散散放着墨斗、铅笔、游标卡尺……

我正纳闷，忽然飘来断断续续的琴音。循声找过去，在老屋最里面那间，一个青年小伙正专注地调琴。见我进来，愣了一下，马上又笑了，只是有些拘谨。“我在试琴，你也喜欢？”他把手从弦上移开，问我。我点点头，又摇摇头。喜欢是真喜欢，但不懂。不懂就不算真喜欢吧。他听我这么说，倒放松了，咧开嘴又笑。

屋里摆着几张琴，每一张似乎都差不多，但真的细看，又发现各有各的不同。我以为是收藏，结果是他亲手做的，这让我很惊异，也肃然起敬。闲聊中，得知他叫刘辉武，毕业于某美院，之前在外地一个博物馆工作。一场古琴雅集，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如今说起，他眼中仍有光亮在闪烁。我似乎能感受到那一刻，冷铃弦音破空而来，似月光漫过深潭，刹那间将他的灵魂照亮。为此，他毅然踏上寻琴之路。在杭州的街巷，他白天打工谋生，夜晚挑灯习琴。尔后，又拜名师门下，钻研研琴之道。他做了他喜欢的事。

他说研琴不是简单的手艺活，是木作与音律的交融。他很认真，很虔诚，像在说一件很神圣的事。我跟随他回到侧厅。他在那堆桐木前停下来，伸出手去抚摸。原来那些桐木和梓木，是他用来制琴的。

“选材是关键。桐木要向阳而生，纹理要顺直，密度要适中，这样才能共鸣清越。”他边说边端起一杯茶，将滚烫的茶水缓缓浇在木料上，蒸腾的水汽中，木纹像墨线一样清清楚楚地浮出来：“拿水试木纹，就能知道疏密。太密了音就闷，太疏了音就散。”

他说这些，我并不懂得，但觉得有趣极了。刘辉武家住浏阳杨花村，在杭州待久了，便想回家乡来。村里有书院，一到周末，村上的孩子都爱往书院跑。恰巧他喜欢弹琴、画画，便做志愿者。闲暇时，就待在家鼓捣古琴。听琴或者弹琴，津津有味。

村里看他有艺术气息，就腾出这几间老屋，修缮了一番，给他当工作室。这下，他的心算是定下来了。站在厅堂里，目光穿过槐树落下的阴影，就能看到不远处的书院。他说外来游客到书院时，都会寻到这里，看他研琴，听他弹琴。大家也会一块喝茶，看风景。若是冬天，还能围炉煮茶，在琴声中看雪花飞舞。

琴音绕梁，木屑纷飞，茶香袅袅——他形容的那个画面真美！见我向往，他便将窗缓缓推开。霎时，远山秀色铺展成画，松风穿堂而来，隐约还有山鸟鸣啭。他随手拨了下身旁的琴，一声轻响传了出来，从窗口飘出去，慢慢散在风里。指尖再拨，琴音便顺着窗棂流出去，再漫开来……

我央求他弹奏一曲，他没推却，反而十分欢喜。他的指尖落在琴弦上，轻舞之间，《醉渔唱晚》的旋律倾泻而出。琴声起落，我仿佛看见春江日暮，一叶扁舟随波摇曳，渔夫醉卧船头，笑看云卷云舒，真是奇奇妙趣！



宣风楼（重建）。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健 易昂 摄

昨夜一场清梦，我仿佛越过雪峰山层叠翻涌的云雾，踏过资水河粼粼荡漾的波光，走回武冈。

地处湘西南的武冈，枕云山而卧，伴资水而流，已有两千二百余年建城史。这座都梁古城，等待今人回望品谈。

梦里最先抵达的，是巍峨雄浑的武冈古城墙。大块青石依山就势垒砌，石块严丝合缝，历经数百年风霜雨雪，依旧坚不可摧。明洪武年间，江阴侯吴良奉命主持筑筑石城，巨石自深山开凿，肩挑手运，垒起这座南方石城。城垛逶迤绵延，箭楼巍然耸立，遥想古时，将士登城戍守，远山如黛，号角随风远扬。当年石达开率兵临城下，围城七日七夜，终究未能攻破这道石头屏障。

拾级登临 1994 年重建的宣风楼，凭栏远眺，古城风物尽收眼底。南宋理宗赵昀未登帝位之时，游历至此，恰逢雪霁天晴，曾挥毫题下“宣风雪霁”。白日的城楼之下，老者坐于阶前闲话，孩童肆意奔跑嬉戏。夜幕降临，灯火次第点亮，檐角风铃随风叮咚。相传古时雅士登楼，醉后题写“止戈”二字。止戈方为武，恰好呼应武冈之名，承载着世代民众期盼和平、远离战乱的朴素愿望。

行至文庙，千年古银杏亭亭如盖。相传这株

梦回千年武冈

肖功勋

香；水南桥一碗热粉，装着寻常百姓的日常……王侯将相的故事终会封存于史册，唯有寻常百姓的烟火，绵延不绝，滋养着古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梦回千年武冈，既是回望一段厚重悠远的过往，更是追寻中华大地深处鲜活的文化根脉。那些镌刻于石壁、流淌于诗文、氤氲于烟火的集体记忆，依然予我滋养。

国庆，要静下来凝望

郭竟成

国庆，午时
伫立在国旗之下

秋风拂过斑白的发际
像布满老茧的手掌轻抚我
红绸舒展的弧度里
勾勒出亿万个黎明
每一根金线
镶嵌在岁月年轮

不远处的鸽子群
划破白云
羽翼摇动七十七年的烟火
与霓虹

越过连绵的群山
我看见田埂上的稻穗，它
们弯着腰
我看见父母青春模样的
奋斗

我还看见故乡
和眼前城市高楼幕墙
分享同一片晴朗

指尖
应该触摸旗杆
那是钢与火所淬炼的灵魂
应该接受烈火的考量
是什么托举着河山

云影在缓缓地游走
像先烈的脚印
丈量广袤大地
我忽然懂得站立的意义
我忽然懂得为什么，有时候
要静下来久久地凝望

风再次扬起
我的同胞，我的亲人，我的
生命
请把脸庞贴近殷红的国旗
像拉过父亲的汗巾、母亲
的衣襟
擦一擦脚下的土地
擦一擦心里的浮尘



岁月深处的一声豪迈

成惠林

千山万水那一行行征途
苦难拦在面前
行者脚下是一缕轻翻的波澜

山岭连绵不断
却有巍峨的信念
化作草鞋脚下的几粒泥丸

江水撞击高耸的崖壁
有炮火有生死
冰冷的铁索悬在高空
铁链摇晃着血色的夜

冰雪铺满连绵群山
寒意浸满血衣
希望在胸腔燃起
越过重重关隘
一群人的笑容
展开在高原上

跋涉远走
一份果敢一份从容
溶进祖国的江河与峰峦
当抬头望向这片大地
依旧能够听见
岁月深处的一声豪迈

月下桂花

舒和平

月光漫过老院的瓦檐
桂树的影子，轻搭在竹筛边

风摇落细碎的金粒
落在奶奶当年用过的木凳上

竹筛里的桂花还留着旧香
母亲正用木勺，把熬好的桂
花膏

轻轻舀进擦得发亮的玻璃罐

我们兄妹几个围着石桌坐

指尖沾了蜜，像小时候那样

父亲搬来矮梯，靠在桂树旁

晃了晃枝丫，香就落满他

的袖口

没有人提起从前
但风掠过耳边的时候
月光正把满院的桂影
晃成一层薄薄的糖霜

再听《弯弯的月亮》

宗荷

《弯弯的月亮》是由李海鹰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创作于 1989 年，音乐电视片《大地情语》的插曲。这首歌最早由陈汝佳演唱，也曾被港台歌手巫启贤、吕方翻唱。被刘欢演唱后，成为他的代表作。刘欢逝世后，9 月 26 日晚，那英成都演唱会临时加唱刘欢的《弯弯的月亮》向他致敬。

当年，这首歌的首播恰逢广州电台推出全国首个流行音乐排行榜。这首歌曲迅速包揽各项冠军，不但在内地走红，还红到了香港。该曲创作的初衷就是描绘一个美丽的珠江三角洲。因此，很多人认为，这首歌表达的是思乡。但李海鹰说，这首歌表现的是一种回望——从现代社会向农业时代的回望，现代人向旧有传统精神家园的反观。这种回望或反观，与当时的寻根文学不谋而合。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一批文学作品显示出对于地域文化、民俗民情及文化传统的特殊关注，这种文学动向逐渐赢得了“寻根文学”的称号。

李海鹰在 2008 年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回忆，上世纪 80 年代出现了很多描述这片土地的作品，像电影《黄土地》《红高粱》、油画《父亲》等等。在李海鹰看来，不能否认人们都有寻找精神家园的倾向，包括他自己。我们国家不是宗教国家，我们的传统文化在这之前被割裂过，所以更有寻找精神家园的理由。就像《一无所有》里面唱的那样，“我曾经问个不休”。“我要在浩瀚的武器库中去寻找，在精神方面去寻找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这些寻找，让李海鹰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根，那就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刘欢之前，已有多位歌手演唱了《弯弯的月亮》，但李海鹰觉得其他歌手的演绎方式不够合适，于是决定亲自前往北京，邀请刘欢来演唱这首歌。刘欢看到这首歌之后很喜欢，还加上了一段高音，使得《弯弯的月亮》成为了一首经典曲目。

多年后，李海鹰在采访中说，自己最初对这首歌有另一种理解，并不完全赞成刘欢的演绎方式，但仔细听了之后，“发现的确有他的魅力所在”。尤其是其中那段假声，是刘欢自己的创作，其他歌手在演绎这首歌时都没有这一段。2008 年，“祝福北京 2008”——李海鹰作品巨星璀璨大型交响音乐会 在广州举办，刘欢特意从美国赶回广州，作为压轴演出，演唱了《弯弯的月亮》，体现了他对音乐的热爱与对原创作者李海鹰的尊重与友情。

刘欢去世后，李海鹰对记者回忆，那场音乐会并不是按照市场价付给刘欢的，因为主办方根本给不起。刘欢自己曾讲过一句话，给他留下的印象非常深——“要把音乐放高一点，把自己放低一点，要有仰视，要对音乐有更多的高度”。